

最美丽的花往往是有毒的，譬如罂粟花
它美丽，有人迷恋它
它有毒，人们远离它
它的花语是引人们走入地狱的天使
它的生命，凄美、扭曲而又多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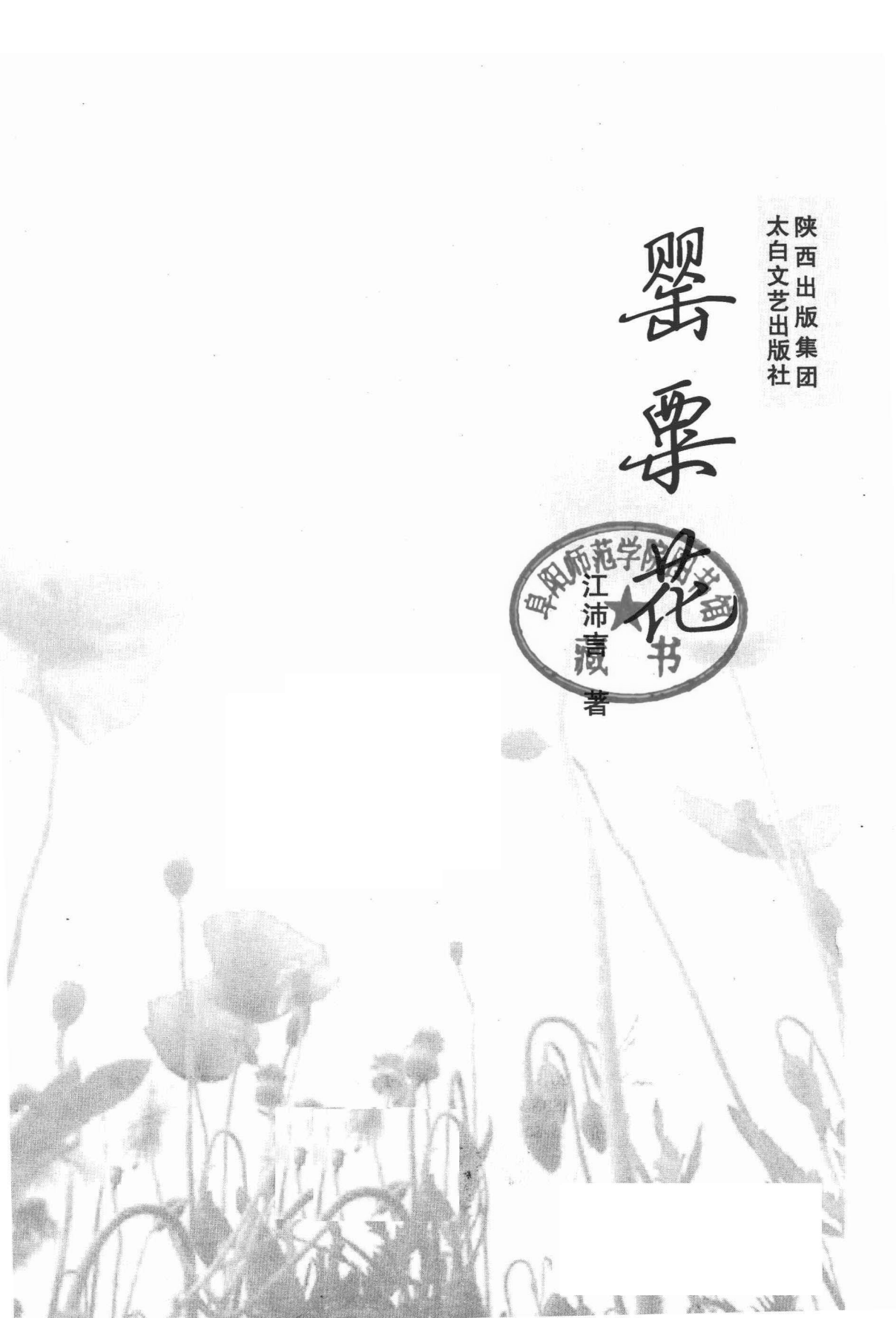
罂粟花

江沛言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罌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罂粟花 / 江沛言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2.10(2013.8 第2次)
ISBN 978-7-5513-0347-7

I. ①罂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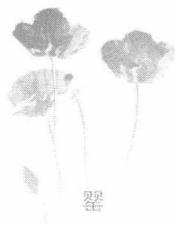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1650 号

罂粟花

作 者 江沛言
责任编辑 闫 瑛 陈明月
整体设计 高 薇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150 千字
印 张 10.25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347-7
定 价 25.80 元

280128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102211



这是一座古老而又现代的省会城市。

在这座城市的北头，坐落着人流如织的火车北站。夕阳刚刚滑下了山，西半边的天上映满了晚霞，站在火车站广场朝西望去，高大建筑物的身上，镶上了一圈耀眼的金边。略显疲惫的人们，带着一种自顾不暇的神色，步履匆匆地朝着各自的目的地赶去。

从车站广场朝南走，便是宽阔笔直的天台路。路的两旁排满了即将发出的公交车。再往前不到三百米，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街道，叫丰城路。在丰城西路的中段，坐落着一幢不是很大但却装潢得很好的六层楼房。楼房大门的上方，悬挂着四个金色的大字：皇宫酒店。

酒店的一至五层是客房，六层是休闲娱乐中心。休闲娱乐中心有两间歌舞厅，两间按摩房，四间洗浴室，一间休息室，一间库房和一间盥洗室。装潢得温馨、高雅、得体、大方。

休闲娱乐中心有四名服务员。三十四岁的迟玫瑰是这里的经理，另外的三个人是王映华、冉晓琴和石桂芳。王映华、冉晓琴二十岁刚出头的样子，石桂芳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。四个服务员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漂亮。四个人都有着一种脱俗的美。

酒店的老板叫常德平，是本市小有名气的房地产开发商。他的老婆叫黄燕，是常德平大学时的同班同学。早前常德平在市建设局上班，黄燕在市档案局上班，改革开放后，两个人就双双下海经商了。后来常德平生意越做越大，为了生意上的方便，他几年前买下了这幢楼

房,专门做酒店和娱乐使用,并将这里完全交由老婆黄燕经管。

常德平和黄燕,一边经营着房地产生意和这间酒店,一边经营着这里的休闲娱乐中心。凡是常德平生意上的客人,他一律安排在这里休息,为客人提供吃、住、玩一条龙服务。与此同时,休闲娱乐中心也遮遮掩掩地对外开放经营。休闲娱乐中心的四名小姐,都是经过常德平和黄燕严格挑选的,用黄燕的话说,条件是美艳超群,原则是宁缺毋滥。他们本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大,做大了树大招风,容易惹出麻烦。但由于这四个小姐太过美貌,竟使得皇宫酒店一度曾在本市声名鹊起。好在车站派出所的索东放所长,是黄燕的本县同乡,一直对他们十分关照,所以休闲娱乐中心开业两年多来,从未发生过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。

但就在最近,由于受到其他几个大城市扫黄风暴的影响,这座省会城市也开始变得骚动不安了,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,联手在当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。到处是虎视眈眈的警察以及他们的暗哨,尤其是火车北站,简直是戒备森严了。索所长专门跑来酒店叮咛过几次,要黄燕当心,说这次的行动不比寻常,千万莫要往风头和刀刃上撞。所以好几天了,休闲娱乐中心的生意,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了。本地的老客人,几乎没有人敢出窝了,有几个零星客人,也大都是过往车站住宿的房客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街上昏黄的路灯,酒店内幽暗的照明,给人一种温情和暧昧的感觉。尽管生意十分萧条,但在六楼休闲娱乐中心的休息室,迟玫瑰和其他三名小姐,仍然在眼巴巴地等待着生意。要是在从前,这时候的生意早就红火起来了。洗浴房,按摩室,歌舞厅,该到位的客人早到位了,来晚点儿的客人,哪个还不得等候那么一阵子。但这些天,硬生生是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了,四个人的心里就都有点儿烦。大家静静地坐着,谁也不说话。只有王映华一个人坐在桌前鼓捣着电脑。

过了一会儿,一楼总台的小伙子小郎,终于带着两个男人悄无声息地上来了,后面还跟着老板娘黄燕。四个小姐便同时呼啦立起了身。中年男人扫视了一眼,几乎没犹豫,就将迟玫瑰点走了,年轻男人跟着也把王映华点走了。随着迟玫瑰和王映华的离开,剩下的两个姑



娘郁郁寡欢地继续各干其事了,也没怎么去搭理老板娘。

可是,就在迟玫瑰跟客人出台不大一会儿,却见那个客人怒气冲冲地和迟玫瑰一起回来了。迟玫瑰浑身上下湿淋淋的,衣服也没有穿整齐。

老板娘急忙迎上去,小声问,怎么啦?客人一把将迟玫瑰扳转过身子,拽着她的上衣后襟往上一提溜,满腔怒火地说,你看看吧。

老板娘一瞧,只见迟玫瑰光溜溜的脊背上,用唇膏画着一个脖子伸得长长的王八。虽然刚才用水冲过了,但由于唇膏是油质性的,并没有完全洗下来,仍然看得十分清晰。

老板娘脸一下子红了,马上明白这肯定是王映华干的。就朝坐在沙发上的冉晓琴和石桂芳说,是你们画的?石桂芳用游移的目光望着老板娘,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老板娘转脸又对迟玫瑰说,你怎么这么笨啊,人家给你画上了,你咋也不知道啊?

迟玫瑰低头流着眼泪,对客人说了声,对不起。

客人说,说声对不起能顶屁用!老子掏钱是来买快乐的,不是来买骂的。转脸又对老板娘说,你说吧,这不是明摆着在糟践人嘛,叫老子和王八睡觉啊?真他妈的倒霉到家了!

客人是个四十出头农民模样的人,但看起来并不很粗很土,一米七高低的个子,留着个平头,说话像南方人,似乎又带点儿当地口音,属于小老板一类的人吧。

客人对老板娘说,走吧,我下去了!老板娘急忙陪着笑脸说,惹您不高兴了,对不起,对不起您啦。转身对身边的小伙子说,你记着,给老板的这次服务免费了。

老板娘陪着笑脸说,老板,您就别再生气了,都是我们调教得不好,小孩子们喜欢闹着玩儿,绝对不是冲着老板您的,完了我好好地教训教训她们。您看这样好不好?姑娘们惹您生气了,就让她们给您赔个不是,您就给个面子吧。

老板娘扭头望了望石桂芳,向她使了个眼色,又对客人说,就让小芳伺候您玩玩吧,她是我们这里的头牌,可水嫩呢。

老板娘转脸对小伙子说，快领小芳去，把老板伺候好。

小芳是四川人，小小的个头儿，匀称的身材，长得小巧玲珑，五官十分清秀。她是四个小姐里面年龄最小的，只有十七岁。她不情不愿地朝着迟玫瑰皱了皱鼻子，撇了撇嘴，又朝老板娘憨笑了一下，就跟着小伙子和客人出门走了。

老板娘正要问冉晓琴，那王八是不是王映华画的，这时王映华却笑吟吟地从外面走进来了。

老板娘说，怎么你也回来了？这么快吗？

王映华说，可不是吗？从快从速！这个客人真好，温柔体贴，做得文明，速度也快，也不黏人，还忒大方，说好以后不管扫不扫黄，保证每周来光顾我一次。说着就把五百块钱交到老板娘手上说，这是小华给您老的额外奉献。

老板娘的脸上立即乐开了花，说，还是我们的小华有本事，这钱给小华提七成。

二

说话间小伙子又带着个客人进来了。这客人是个过路客，绝对是个干粗活的，头发乱蓬蓬，脸色黧黑，脚丫子脏兮兮，但身子骨儿却十分高大硬棒。

王映华瞥了一眼，就转过了身子。

小伙子对客人说，您点吧。

冉晓琴看了看客人，显得很犹豫，去吧，这人忒恶心；不去吧，今天还没接生意呢。也就无所谓地低下了头。

客人看看背着身子的王映华，又瞅瞅低着头的冉晓琴，踌躇了片刻，最后说，就她吧，指了指迟玫瑰。

老板娘对迟玫瑰说，点你呢，快去吧。这时迟玫瑰才抬起头看了看客人，没吭声就和客人跟着小伙子出去了。

他们要出门时，老板娘将小伙子叫住，低声说，先别急着进洗浴



室,让玫瑰把身上画的那个东西洗干净了再进去。说完也就转身下楼了。

迟玫瑰和客人出去后,王映华转过了身,冉晓琴也抬起了头。

王映华对冉晓琴说,为啥低着头,你不想接啊?

冉晓琴说,你都嫌恶心,我就不嫌吗?

王映华说,给你说多少遍了,这是挑女婿吗?这是从他身上掏钱。你知道吗,丑人身上的钱才多,丑人也才舍得掏钱。再说,嫌他丑,你就使本事啊,教你的那些本事你啥时候能派上用场?再这样下去,看不饿死你。

冉晓琴咕哝道,做这事我不怕,别说还能挣钱哩,只要我喜欢,不挣钱我也愿意做。可看不上的人,我就是不想做。

王映华说,你脑子进水了。

冉晓琴说,就是进水了,饿死我也得挑下人。

王映华和冉晓琴都是东北人,高中时在一个班。三年前没考上大学,就一块儿来这座省城打工了。

王映华的家和冉晓琴的家相距四十多里地,分别在县城南北的两个乡。

王映华有个本来虽不算富裕,但却很幸福的家庭。生她之前,妈妈刘丹露已经生了两个男孩,大哥王映社比王映华大十五岁,二哥王映会比王映华大十一岁。有了两个男娃的父母亲,觉得没有个女孩,心里总是个欠缺。所以到了一九八五年,他们终于下决心,冒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风险,被乡上和村里罚了一些款,如愿以偿地生下了王映华。

儿女双全的父母亲,满心欢喜而又心劲儿十足地经营着家里的光景。他们努力地供养着两个儿子念书,悉心地爱护着花朵一样漂亮的女儿。王映华的爸爸王满库是村里的会计,已经当了好多年了。王满库的身体不是很好,时常不是觉得胃里难受,就是动不动就伤风感冒了,反正一直没有十分硬朗过。在王映华的印象里,爸爸经常吃药,但他性格和静,文质彬彬,衣着整洁干净,又是村里的干部,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,这让王映华十分骄傲。爸爸很少干地里的活,所有活都是

交给妈妈经管。妈妈是个能干的女人，不光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，更重要的是有一门拿人的手艺。年轻时，刘丹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美人儿，在娘家村里当赤脚医生，嫁给王满库后，大队支书就对王满库说，让你媳妇继续给咱村当赤脚医生吧。刘丹露当赤脚医生，其他看病的手艺没什么长进，却把给产妇接生的技术学精通了。到后来，村里的医疗站撤了，刘丹露就在乡里的街面开了一间私人产科诊所，一时间生意很是红火，家里的经济和生活也就随着宽裕了。后来县上整顿私人诊所，刘丹露的产科诊所被取缔了，但她并没有闲着，从此变成了一个游诊于当地方圆几十里的著名接生婆。尤其是那些年，管束比较严格，凡去医院堕胎流产，都必须要有单位或者村里的证明，这就使得刘丹露成了那些怀上孩子又不敢生、或者怀上孩子又不能生的年轻男女最受欢迎的人了。姑娘们私下找到刘丹露，让她悄悄把事情办了后，不光十分感激她，还会付给她比正规医院更多的钱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刘丹露手里就有了一笔钱。有了这笔钱，不光将家里承包的十多亩责任田，全部转包给别人耕种了，也让王满库有了吃药的钱，更让一家人的吃穿比一般的人家好了许多。

那时候，村子里一直有着刘丹露作风不好的传闻，说刘丹露在娘家做姑娘时，就不大正经，尤其和他们大队医疗站的站长不干不净，站长比她大十多岁，可两个人热乎得不得了，整天价腻歪在一起，分开一会儿也不行。一次两个人一起去县里开会，竟然被站长的老婆追到了县里，那天晚上正好他们两个人一起看电影去了，看完电影又在街上逛荡了好一阵子，回到宾馆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，虽然没有抓到他俩不规矩的证据，但站长的老婆面对着刘丹露的房间破口大骂了好半天，弄得满旅馆的人睡不成觉，都爬起来看热闹了，气得刘丹露会没开完就连夜回家了。嫁给王满库后，人们又传说，刘丹露不但继续和那个站长保持着不清不爽的关系，经常借着接生看病的事，两个人偷偷约会哩，而且又和乡医院搞卫生防疫宣传的袁医生搞在一起了。那个袁医生是单身，长得又帅气又年轻，有事没事总爱来找刘丹露，因为刘丹露是村里爱卫会的副主任。而刘丹露也最喜欢往乡医院跑，经常去找袁医生请示汇报工作，去了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好在不管人们如何说



三道四，可人家王满库和他的父母亲，一切都顺着刘丹露，不但不以此为耻，反而以家里能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感到骄傲哩。人家家里的男人不在乎，任你其他的人再煽惑，也还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？倒是把胡说乱喷的人弄了个倒憋气。

在王映华的记忆里，她小时候的那个家，日子过得还真是其乐融融呢。

到了王映华上小学时，大哥王映社已经大专毕业了，在一家国有小金矿当了个技术员，这让王满库和刘丹露特高兴。后来王映社结了婚，媳妇是金矿上的一个描图员，人也长得很甜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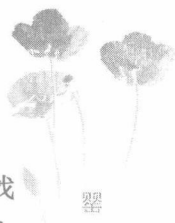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王满库和刘丹露一心想抱上孙子的当口儿，却传来了王映社在上班时，被一辆失控的矿车给撞伤了的消息。生命倒是没有啥危险，但问题是，受伤的部位实在让人很担心，恰恰就是男人的命根子。全家人为此惊慌了大半年，王映社也为此去过上海和北京的大医院。好在到了第三年夏天，王映社的媳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娃娃，这才把一家人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二哥王映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而且任凭王满库和刘丹露怎么劝、怎么哄和怎么求，王映会说啥也不愿意复读再考了。王映会回了村，没有事干了。王满库给村支书建议，干脆他这个会计不当了，能不能让他家老二来接他的班？支书说，你的想法我理解，但如今当会计也是备案在册的，不能随便换人乱顶替，如今不是过去了，现在每月有工资，咱这样随随便便就换人，不光群众会有意见，乡上也肯定不会同意。刘丹露便想让王映会跟着自己学接生。听说王映会跟着刘丹露学接生，农村的人心里就犯病了：且不说当妈的和当儿的搭在一起干这种事，娘两个一起盯着女人那地方，心里能不别扭？就只说人家年轻媳妇生娃娃，你接生婆带着个年轻小伙子站跟前瞅这看那的，这到底是哪回事情嘛？那还不把人寒碜死了。于是以后谁家再有生娃的事，也就不愿意叫刘丹露了。一看事情是这样，刘丹露只好给儿子另想办法了。刘丹露的眼线长，那袁医生和乡长私交好，她便找了几次乡长，给人家送了一些钱，就让王映会在乡上当了个打字员。

总算把二哥王映会的事情弄妥了，可王映华的大哥王映社又出了问题了。王映社的工作平时不很忙，但总觉得挣钱太少了，像这样常年待在金矿上，不是去施工现场就是画图和测量，觉得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给浪费了，思来想去就和几个人商量，打算去省北边那个大油田，合伙开一个私营小油井，想来开油井的地质技术也和金矿大同小异吧；应该没有啥大问题。于是就背着金矿，趁双休日总要悄悄赶到油田去，做一些打井开矿的前期准备。王映社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满库和刘丹露，王满库和刘丹露高兴得不得了，都觉得那么大一个油田，如今国家集体个人都在上，有许多私人都去打井了，都赚了大钱回来了，咱有这技术，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口井？刘丹露兴奋地对王映社说，只要油井开起来了，就让老二到井上去经管，那样咱才放心，说得全家人心里热烘烘的。

就在王映社跟王满库和刘丹露商量之后的第二个双休日，王映社又开着汽车赶往了油田，但由于金矿还有一项任务星期一就要上会研究了，又必须在星期天中午赶回金矿加个班，所以一路上就赶得特别急，就在路况不太好的那一段，司机在车速极快的情况下，为了避开忽然从对面过来的一辆车，动方向盘的力度稍微大了点儿，车子竟然在瞬间就翻在沟里了，结果惨得很，车上连带司机四个人，没有一个活下来，而且将越野车完全报废了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王满库和刘丹露要求金矿对儿子进行高额赔偿，但金矿根据从事故现场车上发现的钻打油井的资料后，判定王映社几个人，完全属于私人行为和违纪行为，不仅不予赔偿，甚至提出要王映社等四名死者，共同赔偿金矿的越野车。最后经过艰苦谈判和争取，矿上只是勉强答应对四名死者进行了安葬，其余的事情一概不管不问了。王满库和刘丹露提出，让王映会顶替王映社到金矿上班，也被矿上严词拒绝了。



王映社的事刚处理完毕,王映会又被乡上辞退了。刘丹露跑去找乡长,乡长说,如今县上要求打字员也必须是公务员,马上就要配人了,新人是个大学生,过几天就来报到了。无可奈何时,刘丹露就和王满库商量,想给王映会在乡街道开一个小药店,正在张罗着申请时,刘丹露又出了一件事。

一天晚上,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女人,找到了刘丹露家里,要求刘丹露给她把肚子里的娃娃处理掉。

刘丹露问,你是哪里的?

女人说,比较远,仁和乡的。

刘丹露说,为什么要处理掉?第一胎应该生下来,不然会影响到后面怀孕的。

女人说,没结婚能生下来吗?

刘丹露问,男方怎么没来呢?

女人说,那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,他来了又能怎么样?

刘丹露说,打掉了可不能后悔。

女人说,想好了才来的,要后悔就不会来!

刘丹露说,既然是这样,那你就写个打掉孩子责任自负的东西吧,说着递给女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制式合同一类的纸张,让女人签了字,最后又对女人说,你这孩子已经超过了三个月,属于引产了,收费要高一些。

女人说,要多少?

刘丹露说,给一千吧。

女人说,比正规医院还贵哩。

刘丹露说,那你看着办,嫌贵就去找别人吧。

女人没有再吭声,说,那请您做好点儿。

刘丹露说,这你放心吧,我会对每个患者负责。

本来,做个介乎可“流”与可“引”之间的小引产手术,对刘丹露来说,简单得就跟写个一字一样,简直就是轻车熟路、小菜一碟的事情。再说,她怎能让飞来的鸭子又白白飞走?刘丹露当时就给女人做起了手术。小小的胚胎在一瞬间就给拿掉了,按说,这时就该干脆利索地

收摊了，但怪了，出乎意料地，不知道是哪个动作出了点儿问题，居然出血了。刘丹露心一紧，赶紧就给女人止血。可越是心急就越出错，可能动作又大了点儿，血不但没止住，好像还流得更多了些。女人开始哭泣了，刘丹露弄得满头大汗，批评说，哭啥？当初快活时，咋不哭哩？不要哭，很快就好了。

女人还在哭。刘丹露一边操作一边说，来时身边咋不跟个人？看来，今晚你不能走了，只能在我家歇息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打门声，接着急匆匆进来了三个男人，挡也挡不住，直接跑进了做手术的这间屋子。三个男人进了门，一看这场面，一个年轻男人没吱声，对刘丹露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刘丹露被打得趴地上了，脑袋轰轰乱响，但她什么也没顾，爬起来又赶紧给女人去止血。年轻男人哭着喊，他是我媳妇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儿子给杀了，你这个恶婆子！扑上去又要打刘丹露，被另一个男人挡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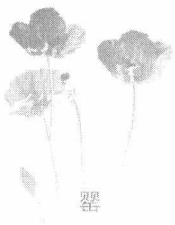
刘丹露这才知道事情完全坏菜了，急忙拿出刚才让女人签字的那个东西给三个男人看，意思是说不是我要给她做，而是她央求着要我给她做。接着又赶紧将刚刚收下的一千块钱也拿了出来。一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收过了那张纸和钱，对年轻男人说，甭耽搁了，赶快将人送医院吧。有这两样东西就够了，明天上县去告她。

刘丹露听来人这样说，扑通就跪在地上了，说，是我犯浑了，你们说吧，咋样办都成。

来人没理睬刘丹露，背上年轻女人转身就走了。

几天后，县公安局真的把刘丹露带走了，不仅拘留了她半个月，罚了一万块钱，还让她和原告协商，赔了人家两万块钱。离开拘留所时，县公安局和县卫生局还专门来人和她谈话，警告以后再发现她屡教不改、非法行医时，将严惩不贷。

这件事一下子在当地摇了铃了，不但使刘丹露的坏名声传开了，也使得王映华二哥王映会打算开药店的事泡汤了。



四

王映华念到五年级时,个头儿已经一米六高了,顾长的身材,姣好的面容,让她俨然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加上学习成绩又好,又生性活泼,爱说爱唱,不光担任着班上的学习委员,还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,是受到老师和同学普遍好评的学生。这时候,家里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情:大哥王映社去世了,嫂子也不愿意回家了,不但很快与矿上一个男人结了婚,而且连小侄女也带走了。为此妈妈跑到矿上和嫂子大闹了几次,但矿上人向着矿上人,连法院也居然支持嫂子的诉求,闹来闹去,不但没有将孩子要回来,还将关系彻底弄裂了。嫂子干脆对刘丹露说,往后你就不要再来了,咱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也不想想,你那儿子都被撞成那样了,床上的事情根本就做不了,还能给你生下孙子吗?实话告诉你吧,现在和我结婚的男人,就是我女儿的亲爸爸!几句话说得刘丹露差点儿晕倒在地上。接着就是妈妈被拘留了,连罚带赔花了三万多块钱,使得这个家一下子就垮掉了。尽管说妈妈手里还有一些钱,但这三万块钱一出,尤其妈妈从此再不敢偷偷行医了,这家里就只有出项没有进项了。加上爸爸王满库的身体越来越差,医生明确诊断为肺气肿,呼吸就好像在打哨子。二哥又整天无所事事,黑明昼夜和一帮人窝在一起在打麻将,光赌债听说已有几万了,有一次还伸手和妈妈要钱,被妈妈狠狠扇了几个菜包子(耳光)。

家里的这些事,虽然也让小小的王映华有时很难过,很揪心,她已经懂得许多事情了。但毕竟她还是个十一岁的小姑娘,难过归难过,揪心归揪心,到了学校后,她就又会把家里的一切事情全忘了,又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地学习,快乐地玩耍。而且渐渐地,家里沉闷的气氛,使得她更喜欢学校这个让她欢乐的世界了。

五年级的下学期,六一儿童节那天,学校召开了庆祝会,接着进行歌咏比赛,他们五年级一班,居然获得了全学校的第一名,这让全班同

学都高兴坏了，也让班主任卢老师高兴坏了，卢老师最后在讲话中，将王映华好好地表扬了一番，说咱们班能获得这么大的荣誉，全赖王映华的功劳。听得王映华的脸蛋儿飞起了两道红晕，胸膛里的一颗心，止不住咚咚地跳动着。

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散开了。这时卢老师对王映华说，王映华，吃完饭到我的房子来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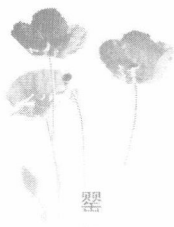
和同学们吃完饭，王映华就来到了卢老师的办公室。王映华喊了声报告，卢老师说，进来吧。王映华看见，卢老师也刚吃完饭，正在用毛巾擦着脸，就静悄悄地立在了门口。卢老师一边擦脸一边说，王映华，甭站着，坐下吧。听卢老师这样说，王映华依然坚持站着，她明白，老师让你坐下是客气，是因为大家唱歌取得了第一名，老师心里高兴着呢。但学生终归是学生，老师终归是老师，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便，这话妈妈不知道给她说过多少次。

卢老师仔细地擦着脸，又笑着说，今天得第一，我根本就没敢想，没想到咱们班唱得那么好，王映华，你真能干。卢老师这句表扬的话，又让王映华心跳了。

卢老师今年二十三岁，师专毕业分到了乡中心小学，他很活跃，很干净，很潇洒，尤其语文课讲得很精彩，也对同学们很关心，常和大家在一起玩儿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他对王映华很欣赏，事事都愿意让王映华去做，王映华能当上学习委员和中队长，就是卢老师提的名。在王映华心里，全校二十几名老师，她最佩服的就是卢老师。

卢老师擦完脸，走到办公桌跟前，从抽屉拿出了几张纸，对王映华说，明天的语文课，我想搞个小测验，出了几道题，写得有点儿乱，你帮我抄一下。王映华一听心又在跳了，心想让我抄测验题，那不是让我提前知道题了吗？想到这样一来自己明天肯定能得个满分，心就跳得更厉害了。卢老师笑着说，还站着干什么，就坐在办公桌前赶快抄抄吧。王映华按捺住跳动的心，趴在卢老师的办公桌上，认真仔细地抄写起来了。

王映华抄题时，卢老师说，王映华，你的字儿为什么写得那么好，比许多的老师都写得好？



王映华不吭声地只管抄着题,心里感到甜丝丝的。

过了一会儿,卢老师又说,仔细点儿,可不要抄错了。

王映华嗯了一声,立即抬头瞄了一眼已经抄过的题,没吱声。心里想,不放心你一会儿再看吧。

又过了一会儿,卢老师又说,让我瞧瞧到底抄得怎么样?说着就趴在了王映华身后,一边看一边说,不错不错,还真是不错。接着又说,这里就应该换行,不要憋得太挤了,说着手就指到了试题上,手就挨住了王映华的手。从此,卢老师的手就没离开过那里,不断趴在王映华身后说着话,嘴里的气息已经落到了王映华的头上和脸上。让王映华觉得脸上痒痒的。

王映华纹丝不敢动,只管悄声地抄着题,但也忽然觉得有点儿紧张了。

就这样又抄了一会儿,卢老师就从后面将王映华给抱住了。

王映华抄不成了,手里抓着笔静静地不动。

卢老师嘴里喘着断断续续的粗气,也不再说话了,从后面静静地抱着王映华,也一动不动。

时间过了很久,卢老师又用手一拨拉,将王映华的身子扳转了过来,用脚挪开了凳子,面对面地将王映华搂在了自己的胸前。搂了一会儿,卢老师又坐在了凳子上,将王映华抱起来,让她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,更紧地将王映华搂住了。

王映华渐渐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,她想挣扎一下,但却动弹不了。忽然,卢老师在王映华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,羞得王映华赶紧将脸埋在了卢老师的胸脯上。

两个人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后来,卢老师慢慢地抚摸起了王映华。先是摸她的头发,再摸她的脸,然后摸她的脊背、屁股和她的大腿,最后,便将两只手放在了王映华两只稚嫩幼小的奶子上,不再挪动了,却在那里一下一下轻轻地揉捏着。

这时的王映华,对卢老师没反抗,也没鼓励,只是静静地任卢老师摸着。小小的心里鼓满了震撼身心的激动和眩晕。她的呼吸变得明显地响了。就在这时候,卢老师忽然在王映华的脸上亲起来,热烈得



几乎要变成啃了,就在王映华脑子变得一片混沌的时候,卢老师居然将他又宽又厚、又湿又软的舌头,塞进了王映华小小的嘴巴里。

五

这天晚上,王映华整夜没有合眼。卢老师对她那样做,是王映华根本没有想到的,听说卢老师正在谈恋爱,对象也是一个小学老师,是他的大专同学,还来过他们学校哩。卢老师既然已经谈恋爱了,已经有了女朋友了,为什么还要对她那样做?她想不明白。但她喜欢卢老师,卢老师今天对她这样做,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好,只是开始感觉有点儿太突然,太害怕。不过,卢老师这样喜欢她,还真让她十分惊喜和感动。王映华当时也想过从卢老师的怀里中挣开来,然后跑出去,但她终于没有那样做。一来她怕卢老师生气,二来也好像不太想离开。

卢老师的舌头实在太大了,憋得王映华真的喘不过气来,卢老师一边摸她一边和她亲嘴,让她有了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难受和甜蜜。卢老师最后放开了她,打开抽屉取出了二百块钱放在她手里,她坚决不要,但卢老师还是塞在了她的衣兜里。那天卢老师只说了一句话,那就是在她临走时,一边再次亲吻着她的头发和耳朵,一边在她的耳旁喘着气说道,别告人。

王映华当然不会告诉人,她已经懂事了。王映华上的是乡中心小学,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,这就使得她有了更多和卢老师接触的机会。从此后,卢老师不论是上课,还是来教室检查,只要看王映华一眼,王映华就会跑到卢老师的房间去。王映华能感觉到,卢老师真的很喜欢她,对她的一切动作,都是那么的轻柔,那么的爱惜。每次她去了,他都会不断地亲她、不断地摸她,甚至会将王映华抱起来在地上一圈圈地打转儿,这让王映华既眩晕,又欢喜。

王映华深深地被卢老师吸引了。只要有时间,她就忍不住想到卢老师的房间去。但卢老师告诉她,只有他让她来的时候才可以来。所以,王映华从此再也不能专心听讲了,再也不能专心做作业了。她时